



陸沉環 著

香港天馬出版公司

文
事
風
塵
錄

文 事 风 尘 录

著者:陆昭环

出版: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定价:港币 40.00 元 人民币 12.00 元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初版

ISBN 962 - 450 - 834 - 8/D·31724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序

能有机会为我的好友、作家、原晋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市长助理陆昭环同志的新作写序，这是一种机缘和情份。

陆昭环同志挂职期间，以他的六大卷《寻梦·红叶》而知名。他以一个作家的视角观察生活，集中表现人生的真善美，以朴实无华又坦荡真率的笔触，描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史，再现了从乡村走来的知识分子成长史。他的几集散文随笔和文论，华章迭出。他以细致入微的笔法，真诚地抒写心曲，历史地浓缩生活，并插以哲理的评论。如他对于圣人李贽的研究和思考，对中国封建文化积淀的思考，均在这些林林总总的文章中呈现了一种行云流水、毫无拘束的态势，表现了一个光明磊落、直面人生的知识分子襟怀。

我和昭环同志一样，都是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后代。从小受父辈影响，保持着泥香本色，从苦涩的滩头和黄土坡的艰难生涯中发奋自强，立志为国为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这一代欣逢开放改革大潮拍岸，面临一个大转折大希望的年代，文学的睿智和哲学的思考，将成为我们这一代深邃的亮点。正因为我对昭环同志的著作有着较深的感情，并从他坦荡的胸襟，寻找出“人生当是赤裸裸的”、“知我罪我，听之任之”的共识，悟出对人生的诚实态度，从而感到一种亲切感、信任感。因此，我一直给予关注并认同欣赏。正是这样的心愿，促使我不揣浅薄，斗胆为之写序。

陈 贻 萍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九日

(陈贻萍同志现任晋江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

HWT439/10

责任编辑:杨鸿嵩
封面设计:林剑伟
书名题字:周焜民



李辰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福建省著名小说家

目 录

序 陈贻萍

第一辑

长安山之梦	(1)
泉州风景线(二篇)	(3)
掘井记	(6)
母亲的温馨	(9)
东岭的眷念	(13)
净峰纪胜	(19)
马可波罗之光	(22)
最后的辉煌	(25)
碧潭水的思绪	(27)
大姐	(30)
心灵的奠祭	(34)
名人的丈夫	(37)
那边也有毛毛雨	(40)
人生何处不相逢	(42)
西双版纳掠影	(48)
广南行(三篇)	(51)
雨巷	(55)
海的女儿	(58)
封砖小楼	(62)
豆蔻的芬芳	(65)
崇武访人不值	(67)
重访东峰	(70)
斯人已去,失之交臂	(72)

武夷宫随想	(76)
太姥三绝	(78)
三沙印象	(81)
身边的惠安女	(83)
竹下食客	(85)
读万国智	(87)

第二辑

五味斋(四则)	(90)
挂职有感	(96)
晋江精神(外二题)	(98)
“摇篮”的梦(外二题)	(103)
两代人的差异	(107)
两个母亲	(109)
回首拜年	(111)
孙女诞生	(113)
“惠花”再生	(115)
谈“孝道”	(118)
弘一大师(三则)	(121)
一段前因	(124)
父亲的话题(四则)	(127)
崇武古城(二则)	(133)
悼螺阳二老(三则)	(136)
王城发掘的喜与忧	(140)
赞“张文裕楼”	(142)
景仰集(四则)	(144)
紫帽山老人(二则)	(151)

文学是寂寞的事业	(154)
谈李贽之死	(156)
有感于“名人录”	(160)
“清茶一杯”赞	(162)
校长室实录	(164)
书斋闲话(四则)	(168)
书赠挚友(外一题)	(177)
作家造屋	(181)
家居趣味	(183)
漫画也成文章	(185)
我的第一篇日记(外一题)	(186)

第三辑

关于《双镯》(四则)	(189)
美与猎奇	(196)
《双镯》魅电记	(199)
漫谈“惠女现象”	(202)
关于惠女的通讯	(213)
惠惠女走向世界	(217)
不算评论	(220)
别再当“愚蠢的读者”	(228)
影坛闲话(三则)	(230)
也谈散文	(236)
闽南乡土文学和闽南话	(238)
让小说更接近心灵	(241)
生活的赐予(五则)	(243)
有情人的歌	(252)

《薯花》寄语	(255)
我有一个心愿	(258)
时代与你们同在	(261)
我与文学社	(263)
从《月夜》到《双镯》	(266)
也谈《董生与李氏》	(268)
答日记读者问	(271)
真实的生命	(274)
现实而又历史地思考惠安女婚嫁陋习与轻生自杀	(277)
我的“女性文学观”	(283)

第四辑

独行者	(288)
我们是兄弟	(293)
笋江情	(298)
寒窗老友	(302)
流逝的琴声	(305)
锣鼓声中忆俊杰	(309)
困惑	(318)
机缘	(318)
怪才	(321)
孙绍振其人	(326)
洪世清与岩雕艺术	(331)
奔马	(334)
沉重的歌吟	(337)
“忠”的故事	(341)
大学校长	(345)

惠安学者	(350)
不老的教授	(354)
“冷门”无损	(358)
“六柳斋”后人	(363)
超越校园	(367)
马阳与闽南	(371)
科山老墨梅	(375)
瞬间的追求	(378)

附录

惠安男子	舒 婷(381)
沉默比一切辞藻更动情	万国智(384)
直面人生 笔底波澜	吴瑞骋(387)
跋	陆昭环

长安山之梦

旧梦里的长安山，是福建师大（前身福建师院）中文系学生的摇篮。三十多年前，那里有沉重老式的楼房，有用竹篷搭盖的膳厅；山顶小径，芳草萋萋，荒冢累累；眺望闽江，一览无余。长安山，我们的长安山呵，是六十年代大学生的寻梦胜地。

忘不了一九六四年那个春夜。长安山四文友，为庆祝老大哥于《羊城晚报》副刊“花地”的小说奖，到“月宫”照相馆合影存照，入“快活林”开怀畅饮。四人合影里，我们题上毛泽东主席刚发表的新诗中的一句：无限风光在险峰。我们为老大哥的“羊城之捷”干杯，为朋友们的爱情干杯，为祝福创作的新收获干杯，为我们四人的文学友谊干杯。夜深了，我们还坐在闽江畔，看滚滚流水，时而慷慨，时而牢骚。在归来的路上，借酒消愁，谈论人生和爱情，柏拉图式的爱和凡人丰美的肉欲。当我们争论时，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老跟在身后，我们因此而争论得更有情性了！偶一回眸，见她抿着嘴甜甜一笑。如果她是个坦荡的少女，她就不会否认，拥有美丽的肉体和情感的女子，难道只需要理想和爱情的诗歌或格言？在艺术系到中文系那条“恋爱栈道”边上，几户人家门户透出熹微的灯光，传来了笃、笃、笃的琢石声。嗬嗬，你雕琢的是谁的墓碑，在这荒山古庙边深沉的午夜里？我们做作的悲伤，正是一种心理补偿，在泄一种无奈而惆怅的情怀。

我还忘不了另一个激情之夜，同一位刚结识的络腮胡的朋友

第一辑

畅谈四个多小时。这是一次坦荡无遗的文学交心，心与心彼此吸引，互相撞击，令人感动，令人消魂。一夜之间感情如此溶洽，真可谓相见恨晚。我们心身沉醉地谈论着文学界的拿破仑巴尔扎克，音乐界的拿破仑贝多芬，戏剧界的拿破仑莎士比亚，谈论着雪莱的西风颂，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和莱蒙托夫的皮却林。我们赞叹，惋惜，惊奇，狂喜。我们在灯下和谐地朗读白朗宁夫人幽怨深情的十四行诗。正是这位朋友，曾在大教室里用激越的调子朗诵《雷锋之歌》，博得满座掌声，为多少人倾倒！而在这幽怨的灯下，他更倾心于忧伤和沉郁。痛苦使他神伤，我仿佛看到他那明亮的眼睛中溢满了泪水。

在长安山上，我结识了文学和艺术的缪斯，我结识了终生难忘的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一切，都为了一个梦，文学之梦，作家之梦。在当时，这是个隐僻的不宜宣扬的梦。成名成家是应该批判的，然而在梦中，却缺少不了这一切。越是禁忌，越使人向往；越是艰难，越有人追求。因此，长安山之梦，这带着禁忌和希望的梦，给我们以最大的诱惑。我们决心尽此一生，不屈不挠地为之奋斗。作家梦，缪斯情，牵引着长安山上一批又一批梦想者的心，而命中注定，只有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学子，在侥幸中圆梦，在痛苦中圆梦，在颠波流离中圆梦。幸乎不幸，值不值得，只有天知道。

(一九九六年七月)

泉州风景线

双塔之谜

开元寺的双塔，有一奇，奇在他们一大一小。历来因此产生了很多传说。有的说，当初建塔是师傅徒弟二人，徒弟不敢超越师傅，故而偷偷减了石料，造得西塔略矮于东塔；有的说，东塔建罢建西塔，石料不够了，只好将就。似乎一切在于机遇所成。

泉州先民们，在海交互市十分繁荣、开放与禁锢并存的年代造此双塔，非同寻常。先民们以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献给他们当代的最有理想色彩的寺庙文化，开元古寺和东西塔浑然一体，有其丰富的思想和寄托在。这东西边的千古绝对，是一个千古的谜，令后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在一个寻常的黄昏的夏日，坐在东塔的草坪上望落暮的天空。天籁俱寂。夕阳把西塔的塔尖染成粉红色，粉红边上镶着一片美丽的蓝圈，尤如蚌浦姿娘的头插。掩拥在绿色中的西塔，看去竟好像是一位半露上身的少女，迎着阳光那面石壁，有着辉煌的肤色。而我身边的东塔，在阴影下却如此浑厚雄伟，褐色的塔身横梁和斗拱，尤如男体的筋肉。一个伟男子就屹立在我身边，望着庙宇阻隔的西头。一种悲哀突然从我心中升起，我似乎悟到了这两座石塔的真确关系了。

任何艺术，包括宗教艺术，无不浸透着人性美，因为任何艺

术，包括宗教艺术，都是活生生的人所创造的。

顽石块块，几经雕琢，也充满了灵性。八百年前，东西方思想在泉州交汇，使古泉州昌盛一时，当时的建筑艺术家就在这高耸的双塔上留下不朽的象征。这大地只有人是直立的，男人和女人，并排地顶天立地；也只有人是痛苦的，男人和女人，被阻隔在宗教两旁。男女之间，情感和理智之间，“天理”和人欲之间，一直是痛苦多于欢愉。这双塔，也是如此一个谜。

千古情侣，被残忍而又庄严的传统所隔离，他们尤如金童玉女，在普救天下慈悲菩萨的身边，却率先残酷地灭绝了人欲，他们自身的苦难，永无尽期。

慧眼凌空，有一千只眼睛相对看；咫尺天涯，有万种风情却无言。他们永远在此等待，虽然连影子也不能相连，却充满了爱恋。双塔间的爱和天地共存，双塔间的痛苦也要于天地共存，这或许正是谜底的部分所在。

刺桐花

据说刺桐花已被定为泉州市花。然而，我是直到调至国立华侨大学后，才认识刺桐花的。

据史称，泉州城建于五代留从效，初筑时遍植刺桐树，因有刺桐城之称。唐朝诗人吟咏过刺桐花开的盛景：海曲春深满郡霞，满满小艳夹通衢。又见当时火红色的刺桐花，在城内到处可见。如此艳景，恐怕到异族当权战乱频发的元朝末期才不见。郭沫若三十年前泉州之游，写下了“刺桐花谢刺桐城，法界桑莲接大瀛”就说明“现刺桐已无有了。”

而刚好也是三十年前，华侨大学，在泉州创办。创业者开始在城东这片土地上，种植了刺桐树。

九百年前，“一郡十州人”的古泉州，火红的刺桐花迎来了万

国商贾，那时泉州港桅樯如林，聚宝街互市鼎盛，如山的大舸放浪四海五洲，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起步。

如今，新一代的刺桐在华侨大学茁壮成长。一进入校园，排排刺桐树，树树刺桐花，红焰焰枝头上闪烁，初春的枝丫没有繁密的绿叶遮盖，更显出了刺桐花特有风姿。在陈嘉庚纪念堂四周，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来自海外莘莘学子聚集在刺桐花下，更多地了解闽南三角洲的独特的文化。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爱刺桐花，爱她花枝的坚韧，爱她花期的持久，爱她花瓣的质朴，爱她花色的火红。我赞美泉州，赞美华侨大学，更赞美校园内这开不败的刺桐花。

我不知道今日的刺桐，是否是原来的刺桐，或许这是一个“变种”。我想，那怕她是异国土地存活的苗种，经过中华大地九百年的哺育，她只会变得更美。这满树刺桐花，变得如此火红、丰厚、鲜艳、热烈，如此强悍、粗壮、潇洒、挺拔，她已成为新的理想、信念、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我想，刺桐花既便不一定成为泉州的市花，但她，完全可以定为华侨大学的校花。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掘井记

数月不雨，山居缺水，因此思掘一井，除饮用外亦可就近灌园。老屋一小井，七年前用轱辘机旋转开掘，井口之小，容不得两只吊桶起落，因此新井想掘得略为阔些。请来的师傅据说是掘井专家，四乡五里走遍，全用人工开掘。于是老母亲问了境主公，破了土，妻子筹备了酒菜，议决翌日掘井。

清晨六时，掘井者五人来到。除了这衣冠楚楚的师傅外，四人全是中年妇女，所带工具亦可谓之精简：短杆锄头、直铲、铁钎和几个叮当作响的土桶，连个小轱辘也没有。妇女们犹如走娘家似的带一换洗衣包。看她们手脚粗大，包着花头巾的颜脸黄黑，起码比实际年龄老十岁。师傅说她们都是老掘井，掘得快，每日一口井，有时不见水，要掘到深夜，从未误过事出过事。

在地上打一个七十公分圆圈后，短把锄头在干燥的土地上旋转飞舞，很快地，只看得到惠安女的花头巾在地表上攒动了。井口只能蹲下一个人操作，不到十分钟，又热又累，浑身汗水，湿透两层衣衫和深色长裤。掘至二米深，花头巾已不见了。井壁留下一串小洞，每隔一二个小时，掘井女用那粗大的脚趾，撑着这一串小洞攀爬上来，泥土满脸满身，全身水洗汗洗，喘息略定，才换衣裳。三位妇女轮流下井，一位妇女吊土。满满的吊桶时而落下泥土，打在掘井女的身上背上。花头巾已换了一顶塑料的盖帽，帽沿破碎，师傅说是一次小塌方打破的，现仍三人合用这顶“安